

ZHONGGUOZUOJIA



XIEHUIZHUBAN

#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获奖作品丛书

中篇小说卷

华文出版社





**中国作家协会 主办**  
**全国性最高级别的文学奖**  
**高品位 高档次**  
**奉献读者的文学精品**

**第二届**

**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**

**中篇小说**

**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编**



**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 
获奖作品丛书  
中篇小说**

华文出版社



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 
第二届鲁迅文学奖(1997—2000年)  
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

# 中篇小说

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 编

华文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桔

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·中篇小说卷/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编. -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1. 9

ISBN 7 - 5075 - 1228 - 2

I . 第… II . 小… III . ①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当代②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6122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网址: <http://www.hwcbbs.com>

电子信箱: [webmaster@hwcbbs.com](mailto:webmaster@hwcbbs.com)

电话 (010)83086853 (010)83086663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850 × 1168 大 32 开本 13.375 印张 290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\*

印数: 10001—13000 册

定价: 32.00 元

# 总 目 录

1.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(1997—2000年)  
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名单  
(以得票多少为序,票数相同者按发表时间排列)
2.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(1997—2000年)  
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委名单
3. 张韧:多象纷呈与生存意义的思索
4.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(1997—2000年)  
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备选作品名单
5. 编者的话
6. 获奖作品目录



**第二届鲁迅文学奖(1997—2000年)**  
**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**  
**获奖作品**

(以得票多少为序,票数相同者按发表时间排列)

| 作 品       | 作者  | 原发刊物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《梦也何曾到谢桥》 | 叶广苓 | 《十月》1999.5   |
| 《被雨淋湿的河》  | 鬼 子 | 《人民文学》1997.5 |
| 《永远有多远》   | 铁 凝 | 《十月》1999.1   |
| 《吹满风的山谷》  | 衣向东 | 《橄榄绿》2000.3  |
| 《年月日》     | 阎连科 | 《收获》1997.1   |

#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(1997—2000年)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评委名单

主任委员 邓友梅

副主任委员 陈建功 傅 活

评委委员 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牛玉秋 冯立三 张 韧

汪 政 杨志广 崔道怡

蒋子龙 雷 达

# 多象纷呈与生存意义的思索

张 韧

1.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时限 1997~2000 年，恰恰是上一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，文坛炫目的明星当属长篇小说，但这并不意味中短篇小说偃旗息鼓，萎缩不振。新时期崛起的中篇小说，80 年代是它的辉煌期，后来虽然有平淡与滑坡，但总体说它依然顽强生存，孜孜更新，佳作迭呈。获得这届中篇小说单项奖的 5 篇作品，通过反复评议，层层筛选，可谓之优中选秀，秀里拔萃。

90 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是多元纷呈、管弦齐鸣的，题材风格多姿多态，有历史强音的震颤，又有一隅一角折射的时代之光。在这里，不可能全面概括 90 年代文学，只想就这届获奖的 5 篇中篇小说以及初选组推举的其他 7 篇作品（详见备选篇目），简要透析一下它的主要特征以及它给我们的提示。其一，文学多元多样化的流向，开始进入更为注重个人性与个人化的新阶段。文学多元多样化爆发于 80 年代中期的“文化热”，它那千帆竞发、百舸争流的浪涛，打破了当代文学长期大一统的单一局面。多元多样化的真正彻底性，不只突破单一性，还不能停顿于文学旗号与群落（如寻根文学、现代派后现代派、新写实等）的崇尚，作家应该扬起自己创作个性的风帆。当下流行的个人性、个体性或私人化写作，这些提法尽管存在不确定

性和颇多的歧义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，表明作家正在告别追潮流、跟时尚与赶浪头，寻找自我的文学天空，营造自己的艺术思维、审美理想与个性化的文学世界。如将新时期文学流向的三个阶段打一个比喻：单一性阶段，文学共同挤在一个梯子；然后在多样的梯子上竞争；第三阶段是每个人营建与攀登自己的梯子。这一景观虽然还不是尽美尽善，但从这届获奖的及备选小说可以见到，八面来风，张扬个性，各有各的绝招，各人头上一方天。其二，文学依托的价值意识，由消解而开始回升。没有主体价值的渗润，文学灵魂就失落了支柱。没有独特的审视与价值判断，必定失去文学批判性和自身的尊严，作品将会缺钙与贫血。经济全球化、世界强势文化及后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，加上商品化浸淫文学的肌体，那种理性、正义、真理与尊严消失的“时代官能症”，入侵了90年代文学，价值意识以及批判意识、崇高意识、悲剧意识在消解，文学呈现了苍白与平庸。90年代中后期小说，价值意识回归仅仅是开始，还需一个过程。但在获奖的与备选的中篇小说中，看到它正在冲击小说中某些闹剧、谑剧与侃剧的无聊，复现了曾失落的文学批判性、悲剧意识与终生关怀的大悲悯情怀的壮美身影。其三，关注生存状态的小说，显示了新的症候。菲力普·劳顿说：“生存价值问题是当代哲学家们关心的中心。”其实何止哲学，文学家也是将它视为一个中心的问题。有的兴味盎然地表现商界大亨、官场和白领人士的社会上层，但又有作品面对下层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和生存的境域，小说注意将“初级阶段”生存的叙述与人之存在意义的追索二者相融会。还有的不但注视人与社会的撞击，而且在全球生态环境恶化重压下，有些作家出自生存焦虑，开始关注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，在短促的环境文学历史上奉献了新篇章。

2. 这届获奖的及备选的中篇小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年轻作家比重突出，相当活跃。有的出手不俗，有的在探索中找到自我。选材，视角，艺术探求，饶有个性，富有创新精神。如群星闪烁，前景看好。如《被雨淋湿的河》，作者鬼子年轻，近年由前卫转向写实。这篇小说颇似流行的打工文学，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写谋职之难、劳工之苦，它直面现实，带着生存的焦灼，揭露市场经济出现的劳资双方的尖锐冲突。晓雷为了人的自由与尊严，反对残酷压榨，曾对克扣工薪与强迫职工屈跪搜身的两个老板发动了抗争。晓雷死于煤场井下瓦斯爆炸，是一个官商勾结暗害的抗争牺牲者。《被雨淋湿的河》叙述的悲剧是双重的，儿子晓雷之死是抗争者的悲剧，其父结局则是一个老实人、懦怯者的悲剧。他老实巴交，小心翼翼，但灾祸一个个降临头上。妻死，子亡，女儿晓雨又被一个有钱老板霸占。父亲赖以欣慰的一切，包括他自己，全被夺走了。什么都没有，只留下他那“像一根枯朽树桩”的躯体，最后也倒下了。鬼子小说有一种宝贵的品格，面对人生现实，深深的忧患意识，恪守价值信念，不苟同世俗平庸，在质朴无华的叙事中，透出那悲悯情怀与炽烈的批判精神。

《成长如蜕》主人公弟弟与晓雷年龄相近，但命运截然不同。90年代涌现不少写一代人历程的成长小说。《成长如蜕》，顾名思义，写了一个年少纯真的弟弟走向商海的心路历程。作者叶弥出手不凡，弟弟形象意蕴丰赡。小说叙述小弟的成长过程，很注重转型时代、社会习俗和家庭三大“合力”的诱导与推引。特别是父与子的冲突，可以说它是中外名作的一个重要主题，父子两代的冲撞，往往标记时代或历史的转弯。弟弟这个亿万富翁家族的纨绔子弟，他所需要的亲情、友情和爱情，都离他远去了，他终于加入了他所厌恶的、他所反对的市俗商

海之中。晓雷与小弟性格有别，前者抗争，后者则是顺从与接受，晓雷命运是悲剧，弟弟命运难道就是喜剧吗？很叫人深思。

铁凝的《永远有多远》，未尝不可也叫做成长的故事，不过小说中的白大省与弟弟成长的年代、环境和性格大不一样了。叶弥从每一个细微末节透视弟弟的“变”；铁凝却从白大省念书、初恋、相聚与离散各样情节中，发现她的“不变”。即她作为北京胡同大杂院里长大的女孩，那种傻里傻气的纯洁正派，“缺心少肺”的快乐仁义，还有那总是“怀着一腔过时的热情”。在别处，以至在别的小说里，看不到白大省形象。甚至在作者的《大浴女》中也没有，只有在《玫瑰门》依稀可见她的身影。对于这个没有沾染多少商品与拜金气息、没心没肺的姑娘，作者爱的真恨的也真，只有在铁凝那种又陶醉又清醒、既爱又恨的叙述笔调中，才会实现“这一个”。“典型”一词不大被人提起了，但白大省给予美学意义的典型评语也不为过。当然，白大省那憨憨的性格的外在细节与内在的微妙，没有作者创造典型的工笔也是画不出来的。白大省，晓雷，小弟，这三篇小说三个人物生活于新中国的各自年代，各有各的生存境域和价值理想。从这三篇小说，也可以看出他们追求的多元多样的审美个性特征。即便是写同题、同一个成长人物，出自三位作家各自的笔端，也会绝然不一的。

叶广芩的《梦也何曾到谢桥》与叶兆言的《关于饕餮的故事梗概》，这两篇也可以说是历史的故事，但不是90年代流行的怀旧小说。二位作者感兴趣的不是对如烟往事的缅怀或挽歌吟唱，不是历史的戏说或野说，而是对过去时代的人物寻找独特不俗的新诠释。叶广芩的小说多是写清末民初皇戚贵族后裔的家族生活，不太注重家族命运与政治变迁史的纠葛，侧重于

对各式人物像品评历史古董文物那样，从历史文化视角细细的审视。《梦也何曾到谢桥》的父亲是个耐人寻味的人物，他有两个家，一个金家，他自己的家，贵族之家；一个谢家，平民之家。父亲在自己家他什么也不操心，也不做；在谢家他却无贵族子弟气味、事无巨细的全都管，简直就是当家人。父亲两个世界的生活及其两面的性格，在我看来他的心灵深处，既眷恋那无法舍弃的贵族之家，又渴望大宅门所缺少的那种无等级、平易、温馨的平民百姓生活。这道鸿沟虽然被统一在父亲一人身上，但又是无法弥合的。小说结尾，谢家的六儿给金家六儿之妹亲手缝制一件衣服，它象征着父亲后代人在新时代里终于实现了弥合之梦。如今，文学的诱惑之路是重重的，但叶广芩一直在守望她自己的文学家园与精神家园。她的贵族后裔小说，读者不是不熟悉，但新作面世人们依旧喜欢品尝。其因不在于题材与风格有什么新鲜或变迁，而是因它浓浓的文化积淀、小说的神韵和深长的意味。如果说《梦也何曾到谢桥》叙述一个家族生活中“衣”的故事，《关于饕餮的故事梗概》从其篇名也知道是“食”的故事。衣与食，人须臾不可或缺。叶兆言很会讲历史故事，不过这篇从高挂大红灯笼的巷院移到了秦淮河畔。金陵美食，宾客纷至沓来。傅家的斜阳楼的兴衰，读来令人叹喟。

毕飞宇的《青衣》显得特立独异，也是一篇很见个性特色的小说。别家的作品很少涉足京剧演艺生活，而它在京剧生旦净末丑多类角色中又独独选择了“青衣”，对扮演嫦娥的三代女性生活娓娓道来。她们的演戏生活与艺术生活，其实是戏剧大舞台上表演各自的人生。人生如戏，戏似人生，台前幕后，爱憎相伴。毕飞宇说他的创作忌讳，二十多年前忌讳不抒情，二十出头忌讳不哲理，人到中年最忌讳假。他近期小说尤其

《青衣》，引人注目的是它那种对真和真实、对抒情的诗意和人之生存、生命的哲思。作品中人的内心世界与戏剧、与现实社会的种种撞击，有喜有悲，悲喜纵横，笔笔道来，笔墨到位。

3. 阎连科的《年月日》的面世，弥补了当下农民和农村生活小说的缺失，而且它那沉重感与厚重感带来新的思索。干旱，灾荒，农民的逃难，老农对土地庄稼以至对一棵禾苗的钟爱与体贴，在农民小说中本不是乏见的。但《年月日》对这一切的叙事，凝结着农民与土地、与稼禾的血肉关系。加之饱蕴深意的近似寓言和寓示的笔墨，从具象提升寓象，使读者顿然联想起夸父逐日和愚公移山的形象。先爷并非是历史神话中的英雄，但这位老农形象和他惨烈而又壮烈的悲剧，令人感到中华民族那种执着、韧性的精神。这篇小说有新意，很厚重，而且有大的思想张力。

《吹满风的山谷》是获奖小说仅见的一篇士兵生活小说。然而它的得奖不在于题材的唯一与重要，取决于它的军旅小说新写法。一提军旅文学常常跟轰轰烈烈的战争或军训，跟冲锋陷阵、雄姿勃发的英雄形象联系在一块儿，可是这篇小说只有山谷与飓风，只有寂寞。这位年轻作家出手不凡，独出机杼，小说的重要特征在于它不是在轰轰烈烈中写英雄，偏偏在寂寞之中见英雄本色。小说没有大波大澜的情节故事，却在令人难以承受的寂寞和孤独中升腾起爱的温暖。这篇小说看似单薄，但在单薄中见丰富；虽无完整故事情节，但有众多鲜活的细节，在质朴的叙事笔调中洋溢着诗意。

角度与取镜，常常是检验一个作家驾驭题材功力的一个重要标志。读迟子建的《逆行精灵》，让我想起经典之作莫泊桑的《羊脂球》，它将普法战争背景下的不同阶级不同个性的各色人物，不是一个一个分别写来，而是放在一辆逃难的马车上。